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三孔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清江三孔集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清江三孔集三十卷宋新喻孔文仲及其弟武仲平仲之詩文慶元中臨江守王蓮所編也文仲字經父嘉祐六年進士官中書舍人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進士官禮部侍郎平仲字毅父治平二年進士官金部

郎中事迹具宋史本傳文仲兄弟與蘇軾蘇轍同時並以文章名一世故黄庭堅有二蘇聯璧三孔分鼎之語南渡後遺文散佚遂始訪求而刻之前有慶元五年周必大序陳振孫書録解題稱文仲二卷武仲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與此本合文仲詩僅七首然吕祖謙宋文鑑載其早行古詩一首乃佚而不収文鑑編于孝宗淳熙四年含人集編於寧宗

慶元四年在其後二十一年不應不見豈謹有所去取耶武仲侍郎集青詞齋文並題曰制於例未安似非原目平仲郎中古律詩外别出詩戲三卷皆人名藥名回文集句之類葢仿松陵集雜體别為一卷例也桑王士禎居易録載宋犖寄三孔文集通僅五卷惜其已非慶元之舊士禎犖皆家富圖籍而所見尚非完帙則此本巋然獨全亦深可寶重矣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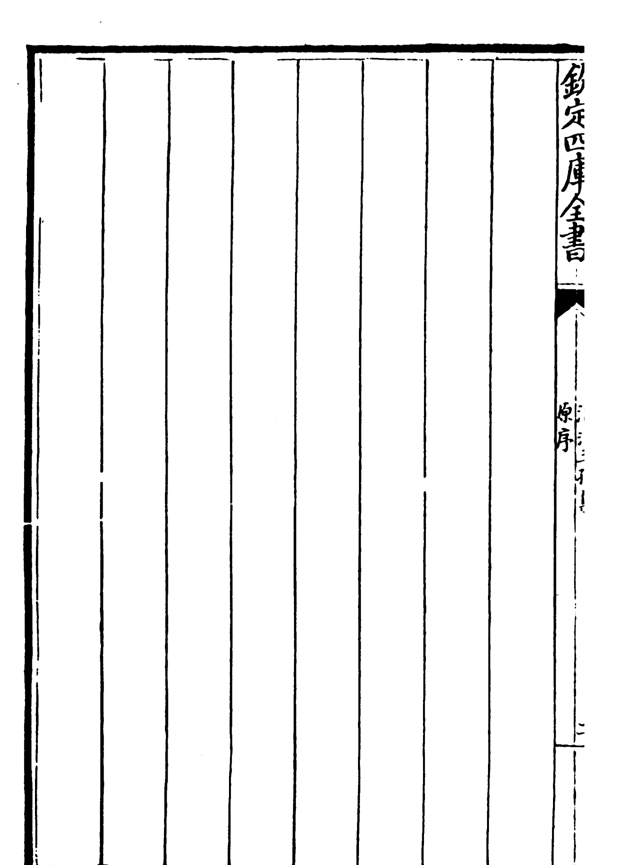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清江三孔集原序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萬世是程或疑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焉繪事後素不容紊也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傑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已謹信莅官敬事上敬其行美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自諫垣入詞掖常歷師儒掌內外制毅尤

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纔百餘
年而集稾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
濡須王蘧實來政脩教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奠謁其
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于千百然
讀之者知為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三十卷
屬必大以序昔太史黄魯直頌當時之人才有曰二蘇
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
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為濶疎則

高潔也夫魯直於蘇氏分兼師友天覺于眉山心服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博雅具別著此不備書紹熙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清江三孔集卷一

宋 孔文仲 撰

古今體詩

秋月

孤枕夜何永破窗秋已寒雨聲衝夢斷霜氣襲衣單利劍摧鋒鍔蒼鷳縮羽翰平生衝斗氣變作淚汍瀾

其二

秋夜不可晨悲歌聊自永瓶聽一掀簾星河光炯炯霜浮萬瓦寂月滿四山静壯心隨北風吹入單于境

次錢穆父新凉可喜

商飈結新寒草木起餘怨翩翩前庭葉追逐已千萬斜陽背西壁迤邐落藤蔓安得金滿堂聊換酒家券追隨雙鴻鵠擺脱舊籠圈胡為汗流赭日與蠅争飯常恐計不就更以詩屢勸江湖秋水高百尺風帆健何當開竹溪玉腕互酬獻左手持蟹螯平昔固有願

四月三十日慈孝寺山亭席上口占送子敦都運
待制赴河北

送客城南寺蕭然雲泉秋客意在萬里聊作須臾遊昨夜過新雨清風滿梁州簪裳合俊彥河圖並天球古来功名人未就不肯休譬如鑿空使尚致安石榴矧令南畆氓往往東西流君能安輯之千倉與萬輈

將至南都途中感舊二首寄錢穆父

北風吹雪滿皇州攜手同為落魄遊霄（一作雲）漢路岐騰

萬里江湖塵土積千憂世情共逐飛蓬轉人事都如激浪流只待清談慰愁病月明幾夜促歸舟

苒苒星霜七换年故人已上碧雲天書憑去鴈雖無便路出名都亦有緣秋晚樓臺風作雪雨餘碕岍柳生烟應煩北道開樽俎又費公庖幾萬錢

次韻穆父見戲

當年同望赭袍光萬事爭先落彩鋋一别已經陵谷變再來方覺路岐長黄金久壓腰間重白筆纔容柱下藏

惟願山林息枹鼓免教鴟隼嚇鴛凰余家近被穿窬累夕隣居擒盜者叫呼達旦未嘗獲安寢也持此以乞憐于京尹

制策

制科策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于上萬物和于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于王職外則遠國嚮風以脩于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

効祥薦祉書之不絶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
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
大守重艱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
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己
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朕享國以来靡敢自肆
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
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
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謀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

之習焏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焏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恵教國用雖節而尚煩以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于簡稽寛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于取士之無本道敎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獘之道焉刑罰煩重出于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

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序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于當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于政體其有益于時者何事毋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為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于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
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賢好善之隆
名遠出百王之上至于用言納諫之道有未盡其極爾
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疎遠切直之言詔
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德深
謀至計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
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于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
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

議以為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議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畧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致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

于上萬物和于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俊賢居位以熙于王職外則遠國嚮風以脩于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歟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

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脩職遠國納貢建皇
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于
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
薦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
致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
曰强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
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强國
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伯政未有能終之以王

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于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伯道也專用權謀不循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之效也王道行于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于民心而不忍去之伯政止能及其

身至子孫之世則𡾟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讐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伯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不能取成於倉卒伯政與強國為弊雖深而能見効于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于天可謂

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伯而伯欲强國而强國得失之策繫于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于楚矣宜往吳者或之于秦矣則夫事物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覩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于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

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急迫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脩職遠國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于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擴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

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畧强伯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暗而即明屏去詖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幸而得之輟寤以待旦也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擿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

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于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黙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

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于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于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于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盤水設于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

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于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于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長養之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已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于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蹌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

開納遠臣之論事置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沖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于周昌晉武帝之于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于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享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自處于弗德之致夙寤晨

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脩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日然後食此歷家之説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二食食之踈密應政之盛衰然而曾無定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

于歷其要為陰陽之盛衰也陽浮為天而主于動陰凝為地
而本于静宜静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與陰君子小
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于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
于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
陰凡十二卦相往來于一歲之間葢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
之道有相更之勢貴于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
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于八月之前
消之于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

厯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静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弊至于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臣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訣親附辯給者獲

用而遲蹇者被退鋭進者褒陞而黙守者遺落而隂盛陽微之變莫著于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顧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隂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四裔盟中國此隂盛之極也而春秋至此絶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筞曰圖謀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

苟簡之習悉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頹乏之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絶苟簡在于貴遲久進用人才而底績用在于練名實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于論治定功成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葢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遊神于累歲之外望化于必世之後

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洽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定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

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于外内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為禦敵之策失之于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

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為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疏計是以其弊在于茍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寇所以敢負懐徠之恩踐王圉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于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黄裳黄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

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憺于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来獻國之地者又豈患犇衝之寇不可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恵教臣以為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恵教而適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

之弊葢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于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畆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敝必至于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覩富國之論不起于豐大之世而多出于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隣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隣夫左

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隣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鉅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具利皆入于官而行于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寛民財而逸民力若大

禹甲宮惡服漢文衣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寘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剥者始于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陛下取于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剥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剥落雖有禹湯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

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祖之業艱難勤苦一畝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陛下利也伏惟發于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于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于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産攟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枙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

倉者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于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于一燕好之中用之于一賜予之內此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于外

則奸倿無自入已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寛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内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縣卒恃為爪牙不可以廢至于四方内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説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

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有術也令之所謂上戸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戸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戸居其一下戸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令則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寛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

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令之闗市之地容于布碁均輸之吏苛于翼虎商旅易業轉爲征之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于上則六宫蒙化于内百官率法于朝百姓承流于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

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于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惟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内自比長主五家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俗敦樸是以難也惟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于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凡取

士之道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于位如其末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矣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

不過可以用文辭耳至于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于下而枝葉榮枯于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于上者賤也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翾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為怪未有甚于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潜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于必顯

仰希俯合昧于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于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于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于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樸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

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于瀆神俎豆而食近
于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
于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
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寛從坐之死則令
之律令自有减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刖足為駭
民驚俗之事未足為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
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貴于推賞而亦貴于慎
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

而棄之豈所以爲愼名哉聖筞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于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葢德與刑並行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未嘗離也于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

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敬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讓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于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咸諫以為

漸不及貞觀者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驕恣情之所伺也
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
思之于所不思求之于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
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于不測
至于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
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
班固謂切于當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在氏之論范曄
謂明于政體其有益于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于

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于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于書以為凡所辯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上世而宜參以伯政嚴刑峻法破奸究之膽以之行于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為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為本朝成法已

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于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于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于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于未適于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于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

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于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于冥冥索之于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以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為治相與謨謀于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

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罷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葢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于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

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于有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茍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其力不足負之而趨不獨折絶筋骨又將隳器敗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于治天下之難治而

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待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為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于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説也見之巖築文王之求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于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廷而不用

裴度捐于外而不使乃覽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為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為戒獨觀昭曠之道馳驅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間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

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茍求所以明道又避于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説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茍求所以由道又希于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清江三孔集卷一

清江三孔集卷二

宋 孔文仲 撰

奏議

論王安禮詐疾不赴成都

陛下以安禮嘗歷二疾屈斂威怒優為詔辭至有勉為朕行之語相繼遣使賜以茶藥慰送甚厚安禮終不奉詔安禮在執政日騁辨辭凌轢同列常出其上至于奉

事吏人曲為恩勤有踰親族以此大得胥吏之懽美譽善稱日滿人耳秘謀密事無不察之雄猜反覆近世罕有臣聞命令之重國之成器乃上天之所付畀而聖人所以役萬物而制四方觸之者誅違之者殺慢之者殛非之者死伏望聖慈明降安禮拒詔之罪飭有司按法從事比季文子之逐莒僕敢忘九刑如唐闕宗之戮祖尚猶為輕典

乞詔諸路州縣極言新法利害

臣伏聞頃者小人誤國倡爲苛政青苗助役首困天下及其蔓也府界三路之保甲河東陜西之用兵京東西之保馬福建劒南之茶江湖淮浙之鹽以至邕順瀘辰沅之外深山大海之濵金革蹂踐赤地千里盜臣酷吏日夜椎剥遺螫留蠹孔穴千萬朝廷擢用忠良沛然大變夫欲博照幽隱使民無適情者當與天下共之臣願深爲詔令開示誠信使縣令博尉知州通判各論其郡邑之利害轉運提刑各列其一路之休戚可廢可起可

興可除皆許實言勿為諱避擇通練世務才厚正直之人實為司徒使專綜考條其可行上于朝堂論于公卿然後出之

史論恐皆少作且多迸篇

舜論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由斯語以觀之則舜之為舜宜其沈默不言乎明堂之上天下之事未嘗掛于耳目入于念慮然後謂之無為可也及考之于書則曰

舜在位七十載耄期倦于勤夫勞心庶政之間以至于倦于勤豈所謂無為者哉曰古之所謂無為者非廢弛萬事而無所用心于其間也謂乎不為事之首耳蓋天下之理有經始之時有守成之際方其經始之時脩禮樂之廢亾革政刑之僭濫全可用之器復久曠之官風俗已敗者持之使成綱紀已踈者輯之使密方是之時雖欲無為不可得已若夫守成之際則異于此禮樂有定制政刑有定法器有常用官有常守風俗已善綱紀

已脩加之累黍不足以為煩殺之銖兩不足以闕事方是之時雖欲有為不可得也舜之所治者堯之天下也堯以聖人之徳享位長久也其風化法度行于天下可謂備矣舜雖聖人欲增堯之所為不可也欲省堯之所為又不可也則不過彖其已備之法講明開布之而已則舜之為天下未嘗為事之首也此所謂無為矣而其渠渠于天下之務者未嘗已也故五載一巡守以考諸侯之治自仲春以至仲冬由東岳以至北岳犯冐寒暑

涉履山川是舜未嘗安處于京師以忽天下之事而不為也苗民者南州之小國而征苗者又舜之末年也而舜之行師之事親命于禹及其不克也則又舞干羽于兩階以恱来之苗之區區而舜猶未嘗藐然于心况其大者邪是舜未嘗宴安于深宫以忽宗廟社稷之計而不為也然則所謂無為者不為事之首而已不惟舜而已古之為政者皆若是也故堯之為君洪水既平之後后稷富民而契教之則天下固已無事矣此堯無為之時

也及考之孟子則其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未嘗廢焉成王之時承文武之業守積治之餘管蔡已誅商奄既殄則天下已無事矣此成王無為之時也而周公授之以典禮三百其視朝告朔事天地交百神親諸侯撫夷狄者未嘗廢焉故曰王省惟歲夫歲功不息則王者之事亦未嘗止也由此觀之則舜無為之意可知也已而後世中才之君如漢之孝文唐之明皇惑于無為之説而不考其實遂欲以清淨寂寞治天下或終

于無功或至于衰亂嗚呼彼豈知舜無為之意哉

文帝論

漢之兩京其治為近于正心脩身以化天下者莫如孝文帝躬行以率下其迹著明者莫如節儉班固稱其在位二十餘年宮室園囿無所增加至于身衣弋綈之服帷帳無文繡之飾則其行之于身者可謂至矣宜其天下之民靡然革其故俗而從之賈誼推極其弊乃以為禮義廉恥不行于天下天子之服而庶人得以衣倡優

被墻屋由是觀之民之奢侈而僭上驕汰而無節葢亦未有過於此時也豈帝王之行不足以率天下之民哉葢文帝之所以率民者未有以盡其方也凡為治之體有風化而又有法度風化所以動民之心法度所以動民之志兩者相為用而未甞可以偏廢者風化有餘而法度不足雖黄帝堯舜復出猶不能使天下胥勸而為善也先王知其若此也故為之制度之容紀綱之詳頒之天下以束其心體齊其耳目故宫室之用器服之飾車輿

之節人徒之數自天子至于委吏由京師被于海表斟酌處置錙銖分寸之間皆有條理而不亂使之馴飭而不至于拘優游而不至于蕩下者不得進而慕上尊者不得俯而從卑則是所以調劑天下之民者盡于此矣猶懼夫斯民之未深知也于是月告之時諮之歲曉之設官師以勸之於鄉閭立師友以講之于庠序使知夫循理奉法之榮踰分犯上之辱夫如是故下之民雖豪悍忍詬者莫不愧羞勉激以從上之令而後風化得行

焉文帝之為天下也嘗有法度紀綱以節制之歟常月
告之時諾之歲曉之使知禮義之可貴歟皆未嘗聞也
則天下之民將何所依歸向風而就先王之禮哉此其
雖有脩己之勤而卒無化俗之效也下至孝武慨然有
意脩太平之治于是疇咨海内招徠俊良與之議文章
改制度而武帝未嘗行之于身故天下亦莫之信其為
治之迹與孝文異而其實一也臣故曰風化法度兩者為
用而未嘗可以偏廢也

伊尹論

或曰孟子稱伊尹之居莘湯三以幣聘之然後起即為之臣則伊尹可謂難于自進矣然又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其去就之易進退之速如是哉蓋非伊尹之事而孟軻之傳妄也應之曰三聘而後為之臣者伊尹之所以自重其道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之所以終湯之志也古之賢士方其上之不我用也則深藏遠伏于畎畝巖穴之間而不怨及遇其

時得其君也亢然當父師之隆禮而不亂然而王公大人能屈其身以下人卑已尊道者自古常少也伊尹以堯舜之道磨礱浸漑自得于心為日久已至於濟民救世之業蓋其胷中餘事然成湯信道之淺深未可知也名而亟往則道不尊道不尊則言將不信而志將不行也故優游以俟其禮持重以觀其意然成湯之幣凡三至而不倦則其尊賢重能之心可以見矣于是釋耒耜而起為商之輔相卒于

君臣相得言聽計從配功皇天故曰伊尹三聘而後臣湯者所以自重其道也雖然伐夏救民豈成湯所欲哉特出于不得已耳葢湯之于桀臣也夏之于商君也臣之于君情義甚至常欲其本支之靈長社稷之永久宗廟之安固人民之和附雖桀之甚不肖而成湯之意豈欲自取其位而投之南巢之野哉固將道之以仁說之以義幸而一旦有改過遷善之意則夏之宗祀庶幾不絕而桀之過惡不必究也于是使伊尹就桀而事焉使

之告桀以事天庇民之甚艱奉宗廟之不易悔吝之可虞禍敗之可畏善之可積過之可悛丁寧深切見之于其言憤惋果敢形之于其色雖桀之昏亂以為猶可滌濯追琢而為堯禹也桀既不能改而湯以為未足深咎也于是再使伊尹就仕之然猶未足至于三至于四至于五至不改其惡于是伊尹以桀為不可諫民終窮而無告矣乃復于湯而決升陑之事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此之謂也故曰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所以終湯之志也由是觀之則伊尹之事雖若紛錯而難明及挈而理之可以合而為一孟子之言未嘗妄也噫成湯伊尹事業之勤至此葢亦足矣而後世好怪之士如莊生之徒乃或以剛戾忍詬為伊尹之行彼徒見伊尹賛湯之伐桀而不知佐湯之事夏也自漢以来佐命附葢之臣如魏之荀文若宋之劉穆之唐之裴寂皆以其區區之權詐離故君而附新主以徼天下之大利彼其意皆欲以伊尹自處也夫豈知古之君臣用

心之厚持義之故哉泰誓曰肆予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于是有牧野之事夫武王觀政於孟津者冀商王之悔過也及其不悛然後伐之故伊尹之就桀武王之觀政其事雖不同而其意一也

周公論

嗚呼荀子之不知周公也其論大儒之效曰周公負扆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夫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夫又誰為儉矣哉此其失周

公之意遠矣夫恭者不侮之謂也儉者不奪之謂也有王公之尊則其侮人也易兼威福之權則其不奪人也難由是言之崇高富貴之人不能守恭儉者多而能遵之者鮮矣然非所以議周公也使諸侯奔走受命于周而周公于其來也不能厚饔飱宴饗之禮其去也不能盡賄賜郊送之意以失天下之歡心則謂周公為不恭可也至于南面負扆臚傳而進退益上下之體君臣之分所以相維持而膠固者豈不恭之謂哉古之建侯開國以

輔王室尊天子自黃帝以來未之或廢使周公之建諸侯也攘民之地洿民之田重賦暴征以剋下而厚上則謂周公為不儉可也而周公因民以制征因地以建國天下之人喜得其君師宴然相安如未封之日豈不儉之謂哉書稱虞舜溫恭允塞則舜之德可謂恭矣然其巡四方朝羣后未嘗廢也禹惡衣服菲飲食則禹之德可謂儉矣而其別九州建五長未嘗廢也而皆不害為恭儉者何也彼與天下同其哀樂而未嘗私其身也况

聖人之行俯仰進退施設之體初若紛紜而不同及其終也要之合於道而已周公之分同姓可以為仁朝諸侯可以為義非恭儉之足以名也車人之事輮直而輪曲匠氏之器規圓而矩方此皆一人之巧而其變有不同也朝諸侯而論其不恭封同姓而言其不儉譬猶責車人曰輪奚不直輮奚不曲問匠人曰規胡不圓矩胡不方也非所謂知變也葢荀卿生乎亂世雜乎流俗之間未嘗親講聖人之餘論其為書也徒務馳文詞之工

以誇世俗而不暇擇其是非得失之詳故其辨論雖博而詭于道者甚衆非特不知周公而已也

李訓論

嗚呼士之遭時遇主也非有帝室之親而懐腹心之忠非有列國之封而奮手足之衛其為作史者固宜取大節而棄小疵美其犯患而遺其細過然後可以激忠臣而勵志士苟惟徒責其小疵而棄其大節論其細過而掩其犯患之功則是以成敗論人矣且以李訓而論之

其始也布衣賤士于李氏非其帝室之親也使其功成名立于唐世非有列國之封也而能竭忠憤志為文宗謀者何耶謀而就乎上則左右僕射次則侍從之官耳身沒之後子孫賢乎食唐之禄其不賢乎為唐之民謀而弗就身膏斧鉞誅及妻妾宗族絶滅為天下笑然李訓為之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志在安宗社而尊君父也作史者不能深探其心而以浮躁責之此愚所以掩卷而嘆也且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

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歴三世而賊猶在方是時非無臣子也劉蕡以言逐申錫以言誅天下之士由是縮首畏禍持禄養交而已惟一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慨然為文宗謀殺陳洪志鴆王守澄而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之徒相踵而死元和逆黨幾于殆盡少足以釋天下之怒未足以雪憲宗之恥惜乎訓之情鋭而氣狹志大而謀淺立功名之地而不處以譙厚蹈安危之機而不先之以沈黙反與鄭注怙權斯其所以致甘露之敗也

且以仇士良為左神策軍中尉魚洪志為右神策軍中尉天下之權盡在二人矣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豈可以白徒而搏精鋭哉為訓謀者胡不告文宗曰舉神策之兵而委之于將罷二人之柄而付之有司然後可罪者誅之無罪者釋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官寺之罪不可赦也則誅仇士良魚洪志乃一婦人女子之力爾其次者從鄭注之謀可也豈有甘露之禍歟而不知出此反以譎詐敗天下事抑亦當世衣冠之厄會也唐社稷之不幸

也設使當時無風動廡幕之變足知閽寺之不可逃矣豈天意之不佑僻人謀之泂刺者耶唐史惟知罪其浮躁而失之顧執事者思之也

律賦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圓極之運太階以平表聖神之德盛致風雨之時行位正六符炳光芒于常次氣流四序普散潤于羣生大儀之遠兮其體高明列宿之繁兮其文交錯君道脩于上

則瑞為之證人事失於下則變從而作偉一德之温恭感三階之炳爍騰精于上燭太微紫微之居垂象于人應時雨時風之若煜煜華藻蒼蒼昊穹旁輝乎太一之座窈次乎文昌之宫則必天地協應陰陽大同沐之以膏雨撓之以祥風上爍高躔既色齊而光大俯呈休驗俾根著之滋豐靈臺齊政兮知精祲之祥太史占天兮測宿離之會上焉兩兩之悉正下焉元元之永賴盛澤鼓舞洪恩霶霈觀文察變仰魁斗之均明薄山流淵蘇物情而交

泰豈不以天至藐也其監無私星至遠也其應不欺惟上階之成象合元后之顯期或當乎卿大夫之列或主乎士庶人之卑䆒皆騰耀而有爛守常而莫移致此協氣播于天時薰兮解慍之美沛若如膏之滋順軌而居展開德宣符之效以節而至無鳴條破塊之為斯葢位焉不易其尊卑行焉不差其經緯使清徵之令均被乎率土脈沐之澍一作澤昭蘇乎品彙化養無外涵濡罔既相比而列連炳煥于七星仰覩其符知協調于六氣誠

由至仁之化也四表光被太平之治也兆民允懷諧休功于萬宇兆祥應于三階載于傳則徼淒苦之戾出于記則無猋暴之乖驗斗覆而歳穰求端則正占畢明而夷貢取類其皆班固志之也曉然示人方朔陳之也勤于致主脩皇德以上動煥台光而可覩符作肅作聖之事鮮極備極無之苦又何必享帝于郊始能節乎風雨

官題詩

天官嶺面正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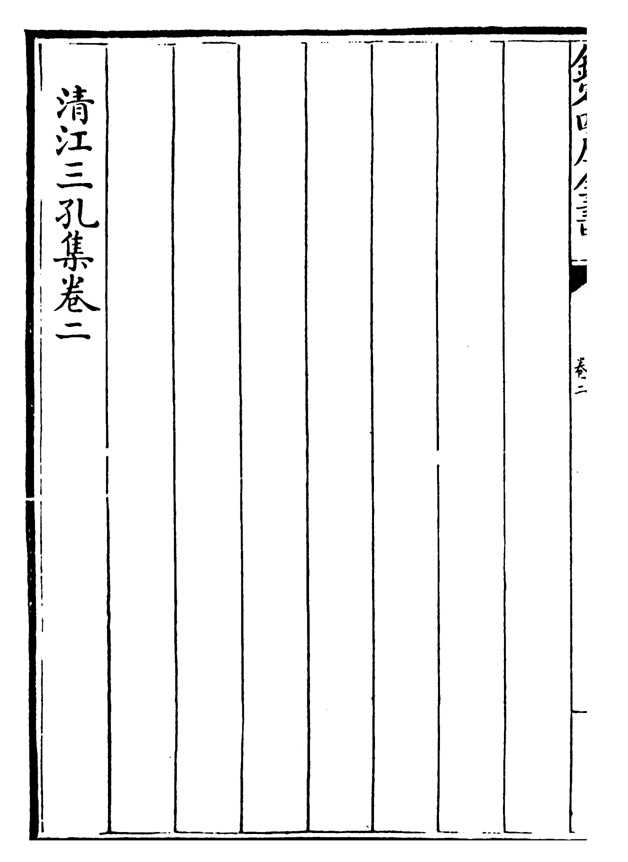
天官惟將相位號著璇霄所處皆顓面攸司共正朝極
星安正宁列宿儷羣僚號令三光動吹嘘二氣調何參
方輔漢稷契正裨堯盛旦羣龍進乾符已上昭

置章御座

聖皇勤政治虛已納忠良拱手居宸扆留神置諫章孜
孜收國論崈崈邇天光中昃常游息焦勞慎作荒至言
規漢后無逸戒周王默處嚴廊邃洪基可世長

玉燭

聖王臻大治四海屬休戈遂致陰陽順均如玉燭和德
威周遠邇民俗被漸摩品物皆蕃殖昌辰絶札瘥氣充
諸夏潤祥應太平多華旦今如此庸才願詠歌


清江三孔集卷二

清江三孔集卷三

宋 孔武仲 撰

古賦

雙廟賦

出睢陽兮荒蹊殘草之間覽雙廟之遺蹤兮啟高堂以縱觀彼廵逺雖異人兮忠壯同發乎心肝英靈超其以邈兮顧形魄猶凛然昔天寶之不道兮履阽危以為安

置庸相于廟堂兮養逆臣于邊關犖山朝發于范陽兮烽火夕照于長安滄溟横泄而莫禦兮漂九州以為瀾惟梁王之舊都兮俯淮泗之鶩湍當兵革之幾消兮刼壁壘之不完徒死節而相誓兮脊肆力乎艱難以九拒却九攻兮顧慮畫之已殫及兵盡而食窮兮雖智勇其何言腰領横分于刀几兮支節播棄于丘原生城守而死廟食兮越至今幾年而望之者怵惕兮過之者盤桓使懦夫有立志兮此伯夷之所以為賢如二公之風

烈兮宜聞之者勉旃夫威刑者人之所憚就兮祿利者人之所喜干矟鯨吞而虎攫兮如思明與祿山獨慷慨以不懼兮持初志而愈堅睨白刃之來臨兮猶𪇆雀之過前洞觀歷世兮鮮或能然以孔光之素貴兮猶折節于莽賢偷榮耀于一日兮甘醜辱于三年生爲諛臣以終身兮死爲怯鬼于黃泉聊舉隅以善諭兮非吏僕之能宣我思古人兮徒涕泗之漣漣

鳴蟲賦

微哉鳴蟲也彼各有徒深者潛形于數仞之壁高者或托于百尺之梧嘈然四起雜爾相呼其幽陰悲愁如寡婦秋嘆于幃幄其荒涼慘淡似客舟（一作子）夜語于江湖其聲若曰歲既秋矣涼生暑徂霜稜稜以將結露炯炯而歸蕪茁然豐者為白草蓊然秀者為枯株彼無情而若此況吾儔飲水（一作泉）食土壽命不長者歟余聞而誚之曰是何譊譊之多也天地至公惟有生死抱陰而負乘陽而起顧無物而不然尚何為乎憂喜取于爾類則有

麟鳳之與蜉蝣譬之吾人則有彭祖之與殤子雖萬口之讙譁訴髙明而不已恐造物者聞之必有按劍而眄者矣不取僇于天公將見殲于社鬼語未畢歸而自尤曰彼之所以異于吾者躁也（一作譟）吾之所以賢于彼者默也奈何紛紛與之爭言是吾惑也不若收視返聽外與之絶既而長城鼓闌遠漢星滅日出東隅蟲聲遂歇

弔隋煬帝賦

馳荒郊兮北山莽悲風兮蕭瑟哀隋冢兮荒圭嘗南游兮

弭蹕時楊氏之方盛奄八荒而為一忘締造之艱難肆沉酣于燕逸平地渺兮斆海高堂隱其陵日顧繁華之已空叢棘一作荆榛而若擲感興亡之遄速徒惆悵而涕零流螢集兮漢宮呦鹿乳兮周京自古皆有此奚獨恨兮蕪城惜乎捨完固之圖就敗亡之勢豈群臣之尸素絶嘉猷于献替抑天奪而鬼瞰復公言而自棄嗚呼楚澤丘墟雷塘草露鳧鷁沸一作鴈下兮秋聲一作飛牛羊歸兮日暮迷樓歌傾過者誰顧乃為文以弔之聊以續乎阿房

之賦

田家坡賦

登崇岡以北望山石嶙嶙而青白非所謂兩鐘者耶游氣濛濛以薄天非馮夷之所宫者耶洪濤巨浪號北風者耶銀山玉城渺連宫者耶惟余南歸而至此過鐘石之旁混三江而為一兮浩聯屬乎天漢沙不可以艤舟兮凛驚肅其魂斡鳴兩槳以横絶兮夕寄宿于南岸舟人相戒以不寐兮聽城鼓而宵半孤山岌其當前兮閃

羣星之燦燦及還吾鄉甫涉旬日昔之川行今則陸矣昔之舟處今則塗屋一作矣欲輿而輿欲馬而馬入朝翔乎城邑出馳驅乎垌野險阻危厲化為夷平蛟龍無所用其威兮江豚白鱉安得以縱橫行持一節疲卧一石而渴飲一觥安得長處此兮差一作樂優游于養生塗於人之所不涉兮耘于人之所不耕顧謂僕者此何處也對曰是名田家坂去城十五里于時側景銜山松聲飀飀溪塘湛其微波兮梅花落而飛浮方旋轡而返繼悵

莫克以淹留因援筆而成文兮聊以識乎茲遊元豐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廟山賦

太儀块圠兮孰闢其初東為滄海兮南為江湖謂其有意于物耶胡為土斷壤絕不容駕馬與牽車謂其漠然無意耶胡為積水之中截然起為丘墟惟洞庭之汗漫兮號巨浸于一隅指天為幕兮視地為無上飛鳥而下行舟兮濟未半而力無餘使無所棲息兮其將困阨乎

蛟魚乃有廟山兮屹然以中峙洲渚田環兮瀦以流水力憊者得休兮見險者得止若被邊郡縣前臨不測之敵兮猶幸有城郭之可恃夜安以眠兮晝徐以起雖扶揺拔山兮如蝱雀之過耳上青蒼兮薄浮雲中安帖（一作安妥）兮旁無隣收縮以為秋兮浩渺以為春觀于此兮可以知陰陽之屈伸山有民兮居甚樂緝茅以為室編篁以為樂以獵為刈兮以漁為穫夕與雞栖兮旦與鳧作生長于是老死于是而已矣孰謂官府與城郭漢澆唐

漓兮吾獨全太古之淳朴視日出為朝兮視月升為夜膚氷而後知臘兮顙泚而後知夏一作氣和而後知春兮膚氷而後知夏無功可録兮無罪可赦與黿鼉並游兮與蜉蝣俱化我欲留此兮揖詩書視居居兮行于于不飲酒而樂兮不撞鐘而娛波濤以為琴瑟兮風飈以為笙竽賔虞舜兮友軒轅傲賈生兮畢屈原訪鴟夷兮追魯連

二山賦

武仲嘗從清源正敏仲祠南岳登福嚴南臺寺既又

泊舟九江望廬山浩乎有遺世獨往志而未能也乃

作二山賦以寄之

衡之麓兮幽幽衡之泉兮斷流方歲晏之凝冱慘風雲

以悲愁忍青春之時至散沉陰以飄浮上玲瓏以交滴

下青葱其若抽谷鳥語兮關關澗一作林鹿鳴兮呦呦使

君來兮此時歷巖徑兮鳴騶奉尚方之寶炬擁北荒之

輕裘會時雪之未應扣嚴祠以精求星斗煥兮臨墀河

漢杳兮明樓珮凄瑲兮振玉冠璀璨兮鳴旒奉南帝與

高眞若交與兮綢繆既畢事兮逍遥盍翺翔兮林丘路虹霓之脊脅摘中天之斗牛松翳翳兮千幢竹樅樅兮萬矛窺三生之晏坐尋魏閣之仙游興徜徉而未盡遂秣馬而迴輈水悲鳴兮而惜客之去山回環兮而邀客之留顧人事之不可遂徒惝怳乎離憂公䡇硊兮巴陵之車我出没兮重湖之舟既望履于潯陽復登門于邦溝語欵曲兮有數迹浩蕩兮無由公雖寓兮天都心獨喜兮南州謂古鄉亦無以異于傳舍閱世俗之人齪齪

而拘囚慕遠公之蓮社營淵明之秫疇我亦久思兮此邦奉先子之松楸願歸來兮卜鄰偷歲月之優游挹明波于天地摻高袪于浮丘浩乎遼哉斯樂不可得而言也彼何為乎公侯衡山之往兮今不遑再廬山之居兮公其早謀

東坡居士畫怪石賦

東坡居士壯長多難而處江湖之濵或夕休于岩或朝餉于野或釣于水之湄或耕于山之上頎然八尺皆知

其為異人覩于萬物無所不適而尤得意一作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或凌烟而孤起或絶渚而羅陳端莊醜怪不可以悉狀也蒼蒼黮黮硍硍礓礓以鱗鱗彼造物者何簡也此賦形者何多也蓋含之為一氣散之為萬貌非尺度所裁量斧鑿所增損乃知夫黜聰明捐志巧則其動作固將有疑于神也乃濡禿毫闢幽思以心虛為無象以感觸為太始混沌黯黮左右為之賔浮丘洪崖唯諾為之侶移瞬息于千年託方寸于萬里其酔墨淋漓藏于

人家散于塔廟者蓋有年矣一日止前騶欵判闗解金龜置紫綬而蒼顏瘦骨傑然如長松之臨歲寒舉酒而屢釂仰屋而獨言曰吾之胸中若有嵬峩突兀欲出而未肆又若嵩高太華乍隱乍顯在乎窓户之下几案之前乘興命一作亟命童僕無乘興字童奴展紙萬幅澆歙溪之石磨隃糜之丸睥睨八荒運移雲烟不知泰山之覆于左麋鹿之興于前亦不知我在此而人之旁觀一揮而皴蒼菌蠢之體具再撫而幽深杳遠之意足如在武昌之麓

二别之間是時朔風號怒寒氣充斥日臨西雲倒射東北居士既得其象又感其聲寫修纎與森蔚横斜出乎嘑嶸峭乎如鳥雀之將下泠然若幽泉之可聽乃有霜顋鐵面之翁瞪若有覩卷之懐中居士無吝色無矜容淡若忘也豈以為彼取之有限我應之不窮當聞之曰文者無形之畫畫者有形之文二者異迹而同趨以其皆能傳生寫似為世之所貴珍居士之文俊偉閎博紆徐妶好矣而又欲從丹青之妙憂以此娛情歡以此寓

笑蓋將以賈誼陸贄之文顧凱之王摩詰之筆燕之乎一身故其動之為風散之為雲斂之為秋舒之為春是何其視聽食息與我畧均而多才與藝如此此余之所以心醉乎斯人也

憎蠅賦

方盛夏之滔滔兮氣蘊蘊以熏心斥纎絺而不御兮將釋屨而投簪切于身而猶若此兮又况乎外物之相侵而是時也有曰蠅者或形小于烏豆或衣藍而冠赭其

來無端其聚而積汝腹何貯汝足何歷緣眉目與口吻又自恃其羽翼吐舌持鬚並肱交蹠暫却復還以千為百是可憎矣吾將數之若夫親賓之會處景物之佳時儐芳罇以晤語援柔毫以賦詩酒未行而已醉膳甫至而先知浮瓜于泉沉李于水清塵埃以洒埽潔槃箸以湔洗而乃會面北壯公遺溲矢宵漏初息晨光向微皓露凝宇清風滌衣幸視聽之蕭散已甍甍而四飛飽食方休炎暉正午偃在牀以假寐蔭華榱而避暑忽伺便

而投隙集體同于飛蟲我坐爾至我行爾隨扇不暇執拂不暇施雖有軀之七尺曾衆寡之莫知四序之間可畏者夏汝司其晝蚊司其夜嗟方寸之甚小為百煩之所舍乃曰人于萬物是亦一蟲紛然雜處大小相攻今則暫存之氣息至纖之形骸外有蚤虱内有蟯蛔蓋與生以終始非有時而去來舍此不思而惟蠅是責則我亦褊矣何異抜劍而逐之哉

清江三孔集卷三